

女畫家津城聯展



▲袁坤代表作品《晶瑩世界2》(本報攝)



▲袁坤代表作品《變》(本報攝)

【本報訊】記者李遠天報導：主題為「秀」的女性油畫展本月八日在天津六號院藝術區開幕，共展出三位當代傑出女性畫家袁坤、李靜、夏雲超的優秀代表作品。分別從各自不同的女性視角構思繪畫，切入到社會生活的多個方面，構成了自我對社會、對女性自身的新的解讀。

在藝術發展史上，女性藝術家們的社會地位及擔當的社會責任讓她們自身一直處於被忽略的弱勢。現代藝術興起時，女性藝術才剛開始被社會關注。在藝術創作上，女性不同於男性的經歷、細膩敏感的內心、獨到的色彩品位、天然的母性成為了創作優秀作品的靈感來源。上世紀九十年代，女性藝術漸漸獨放異彩。

女性畫家群體更具備細膩的心理感受優勢，她們以其特定的表現形式，對女性內心世界進行敏感的刻畫，通過對自我性別和生命意義的認識，向人們講述着有關女性審美、感情、家庭、生命的真實狀態。

畫家袁坤認為，在男人眼中，理性化的女性是溫順的、被動的、迎合的，然而這卻是社會對女性的異化。女性的原始狀態應該與鳥的本性一致，沒有受過社會的限制和束縛，是一種帶着翅膀飛翔的狀態，是綠色的、自由的、主動的、充滿希望的。而代表作《晶瑩世界2》、《變》都渴望通過那些鳥、那些千繞百轉的線以隱語的方式表達畫者對當今女性的一種生存狀態的深切體會，喚起女人對自身本性的追求與釋放。

據策展人介紹，「秀」展中的三位女畫家都出身學院名門，她們在扎實的油畫功底基礎上，或汲取中國傳統藝術營養，或吸收西方現當代油畫的經驗，或從設計中求共鳴，打破「寫意」與「畫意」的東西方藝術最本質的區別，尋找出與當下體驗中最相契合的因素。在色彩或理性或激情的發揮中，將內心的敏感情愫有效地介入現實生活中並釋放表達。出於對形與色的獨特敏感，她們的作品構造出了具有個性張力的空間意蘊和結構意蘊，表達了她們具有獨特視角的對生活的理解、對現實的感受、對精神的追求。

「秀」油畫展展期至三月二十一日。

成立460年 歐洲最出色管弦樂團 德累斯頓五月來港演兩場

【本報訊】被貝多芬譽為「全歐洲最出色的」樂團——德國的德累斯頓國家管弦樂團，將於五月來港演出兩場，向香港觀眾呈獻經典演奏。

去年是德累斯頓國家管弦樂團慶祝成立四百六十周年。樂團早於一五四八年由薩克森的莫利茲選帝侯創立，源遠流長，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樂團之一，經歷各個音樂時代，一向地位崇高，更是唯一有超過四百五十年歷史、恆久不衰的管弦樂團。

地位崇高資格最老

「從各方面聽說得來的評價，德累斯頓的宮廷樂團都是全歐洲最出色的。」錄自貝多芬一本對話筆記本（一八二三年）。

德累斯頓國家管弦樂團與音樂界的大師之名總是連繫在一起，著名音樂家理查·史特勞斯與樂團有長達六十多年的緊密關係，他有九部歌劇是於德累斯頓首演的，包括《莎樂美》、《伊利特拉》、《玫瑰騎士》，並把《阿爾卑斯交響曲》題獻給德累斯頓國家管弦樂團，樂團至今在國際間仍擁有「（理查）史特勞斯樂團」的美譽。

「在我藝術事業生涯中，積累了豐富的光輝回憶，這隊舉世無匹的樂團，總一次又一次從我內心引起感激與欽佩之情。」理查·史特勞斯於一九四八年寫於樂團的四百周年慶典。

此外，多位知名作曲家曾把作品題獻給樂團，或把作品交由樂團首次公演，這

些作曲家包括韋發第、舒曼、華格納、李斯特、亨德密特、懷爾，以及較近期的馬士斯、齊麥曼、魯伊捷卡、里姆等。歷任總監名家包括舒茨、哈賓、韋伯、華格納等；而樂團的知名指揮計有舒克、雷納、布施、貝恩、基爾布夫、簡柏、殊拿、桑達寧、布隆斯達、先奴浦利、海廷克、戴維斯爵士等。

名鋼琴家艾斯獻技

自二〇〇七至〇八樂季起，法比奧·雷西（Fabio Luisi）出任德累斯頓國家管弦樂團的音樂總監，成為繼多位指揮大師之後的執棒人；自正式就任以來，雷西率領國家管弦樂團周遊歐洲表演，大受歡迎；他又與樂團灌錄全套理查·史特勞斯交響樂系列，第一輯專輯推出即大獲好評。

是次訪港演出，雷西將帶領樂團演奏理查·史特勞斯的《狄爾倫悅的惡作劇》、《給鋼琴與管弦樂團而寫的D小調戲謔曲》、《查拉圖斯特如是說》及布拉姆斯的《第四交響曲》。此外，更邀得世界知名鋼琴家兼艾維利費沙獎及格林美獎得主艾瑪紐·艾斯（Emanuel Ax）聯手演奏貝多芬的《第三鋼琴協奏曲》。

德累斯頓國家管弦樂團音樂會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於五月三日及四日（星期日及一）晚上八時，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門票現於城市電腦售票網發售，查詢可電：二二六八七三二一。



▲德累斯頓國家管弦樂團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樂團之一



▲世界知名鋼琴家兼艾維利費沙獎及格林美獎得主艾瑪紐·艾斯 (J.Henry Fair攝)

六百藝人同演《客從何來》

【本報訊】記者岑敬兒報導：由香港舞蹈聯會創編的第五部大型舞蹈詩《客從何來》，於本月七及八日在葵青劇院圓滿舉行兩場公演，超過一千八百名觀眾，逾六百名演出者同台演繹。

三月八日應邀觀看的嘉賓包括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劉漢祺，康文署社區小組主席陳錦標，香港舞蹈團行政總監龔立勳、助理藝術總監梁國城，香港演藝學院院長唐雁妮、舞蹈系主任盛培琪及教育界、文化界、音樂界嘉賓鄧允貞、李錦賢、鄧孟妮，與深圳文化局代表等。

香港舞聯主席陳啟聲表示，是次由創作至編導的過程，無不傾注了同人的心血。今年是香港教育

年，康文署官員觀看《客從何來》後表示，能夠以舞蹈形式反映香港的故事，此舞蹈詩水平不錯。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劉漢祺往後台參觀時，看到演員眾多，連化妝間都不敷應用，被迫在外搭起帳篷的情景後大為感動。

舞聯副主席、總編羅耀輝稱，此次創作是康文署今年「香港故事系列」演出項目之一，講述客家人的故事，也是港人尋根的故事。上半部分以內地農村為背景，以客家人的生活習慣、民風民俗及民歌童謠等作為創作元素。下半部分則以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作為背景，糅合了多種的表演元素。觀眾反應熱烈，座無虛設。



大型舞蹈詩《客從何來》圓滿謝幕場面 (本報攝)

美術編輯：李志文

晏濟元 活到老學到老

一百零八歲的晏濟元攜其弟子日前在重慶舉行「三峽魂」師生書畫展，短短幾天時間，百餘幅繪畫長江三峽歷史、人文、風光的書畫作品，吸引了近三萬觀眾參觀，成為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舉辦畫展以來，參觀人數最多的一次。該展覽已圓滿閉幕。

帶著好奇與崇敬，記者來到晏濟元在重慶的寓所獨家採訪這位在中國畫界有「畫仙」美譽的傳奇老人時，他竟謙虛地表示：「我給自己打五十分。」

每天繪畫練書法

坐在椅子上的晏濟元，鶴髮童顏，頭上挽着髮髻，思維敏捷，說話清晰，精神矍鑠，只是耳朵有點背。「我跟《大公報》有很深的淵源，你們也多次報道過我，裡面還有我的幾個熟人和朋友，可能現在都不在了。」一見到記者，晏濟元馬上回憶起與本報打交道的一些往事。一百零八歲的老人能有這樣的思維和精神狀態，令人肅然起敬，而晏老小兒子的一番話，似乎已經提供了答案：「老人每天八點半起，吃過早飯，會坐在窗台邊看看書，只要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老人仍是筆耕不輟，每天都要堅持繪畫和練習書法。在飲食方面，煙、酒都不沾。而喝咖啡，是老人的最愛，每天都要來一杯。」

在談起目前中國畫壇的現狀時，晏濟元對當前中國一些畫家盲目崇尚研習西畫的做法提出了批評：「外國畫不是不能學，它好的地方，我們也可以參考，但不能崇洋媚外。如果放棄中國傳統的繪畫精髓，而一味的去追求國外的繪畫藝術，就是捨近求遠，永遠也學不好。創作出來的作品也是不倫不類，只能是四不像，中國人不會接受，外國人也不會接受，還會被人看不起。」

熱愛中國傳統藝術的晏老續說：「德國一位畫家就曾經親口跟我說過，中國畫是世界上最



晏濟元寫書法

文藝動靜

▲開幕式 當天，晏濟元親自出席畫展開幕式

最好的。這句話，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王維吳道子是偶像

古往今來，中國的書畫藝術大師無數，而晏老最崇拜哪一位呢？

「我的偶像是王維和吳道子。」略作思考，他真地給出了答案。問及原因，晏濟元笑着表示，「他們都是中國畫壇上的聖人啊，詩、書、畫，樣樣都精通。」

晏濟元還向年輕的書畫家提出了忠告，書法應該是繪畫的基礎。現在有很多畫家連字都寫不好，怎麼能自稱畫家呢？要學好中國的繪畫藝術，必須先學好書法，「自己的名字都寫不清楚，怎麼能學好畫呢？」

「年輕人就應該學古畫，創新破新，要樹立不斷超越古人的目標。」晏濟元說。

時至今日，七歲就開始學繪畫的晏濟元，畫齡已超過百年。那對待自己的藝術和作品，他有何評價呢？

當記者提出「以百分制為參考，請給自己的藝術和作品打分」時，晏濟元竟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我給自己打五十分。」

這位和張大千、張善孃並稱「兩張一晏」的大畫家，竟然給自己打了一個不及格的分數？見記者充滿了疑問，晏濟元謙虛地表示說，中國的傳統文化博大精深，自己才只學了個皮毛。「我還是一個新兵，要活到老，學到老嘛。」

本報記者 冉慶元



▲張大千(左)等與晏濟元(中)一九三八年在北京頤和園

博愛之聲 歡樂之情 聽英國北部交響樂團及合唱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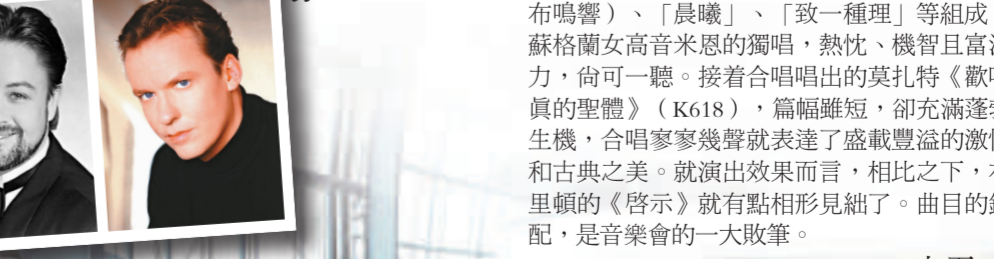
有人說樂隊演奏過多會影響樂團的實力。其實，也不盡然，像今次來港參加三十七屆香港藝術節演出的英國北部交響樂團（雙管編制）及合唱團，就有近二十名女樂手，二月十二日，他們所演奏的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合唱），奏出了歡樂之情，唱出了博愛之聲，那聲勢浩大的聲響令人精神為之一振，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感情深度表現得極為完美。我特意專注她們的演奏，非常Fit、興奮、投入，非常享受音樂。可見，樂隊的實力不在於性別，而在於樂手的專業狀態。

第一樂章的快板，整個樂隊的演奏都處於興奮之中，雖然說音樂主調帶有暗淡不祥的色彩，但是，音樂的推進非常積極，不屈不撓，表現十分頑強，整個樂章閃耀着英雄氣勢。第二樂章的快板，樂隊奏來有所節制，音樂卻很輕快、活潑、頑皮，短斷音（Staccatissimo）敏銳，層次清晰，色調自然。那段賦格段落，層層相疊，銜接自然，處理細緻。這樂章給人感覺最突出的是定音鼓那果敢、堅決、脆亮的

打擊音響，那來勢洶洶的衝擊力，震撼人心，那位老樂手應記一功（謝幕時指揮特請他走到台中央）。指揮薩赫米亞採用承先啓後的手法帶出的第三樂章慢板（變奏曲），曼妙如歌，抒情見長，避免陷入苦苦的沉思，那種柔和之聲與溫馨之情，在貝多芬作品中實為少見。第四樂章的快板一開始，音樂一下子就推上去了，整個樂隊沸騰起來了，人聲進入之前，樂隊奏得極為猛烈，那排山倒海之聲響，真的很喧囂。女高音米恩（L.Milne）、女中音威爾斯（H.Williams）、男高音科文（M.Colvin）、男中音洛傑斯（S.Loges）組成的四重唱，音質優秀，聲部協調。合唱長者較多，他們不濫用Vibrato（顫音），發聲自然、清澈，音色通透、明亮，他們與高聲地唱出的那段賦格段落，表達了人類最偉大的博愛精神：擁抱吧，千百萬人民！吻這整個世界……

身兼小提琴家的指揮薩赫米亞（T.Zehetmair）有很高的控制能力，不論是樂隊或合唱，指揮起來神態從容、得心應手，能帶善跟，是一位非常音樂化的指揮家。

上半場的曲目安排不大適當，英國現代作曲家馬修斯（C.Matthews）的《穿過玻璃……》帶有探索性，一小塊一小塊狂暴的音響此起彼落，卻不知所云，舞台演出效果不及布利頓的組歌《啓示》（Les Illuminations）；組歌由「號曲」、「城市」、「散句」、「古代藝術」、「皇室」、「海」、「間奏曲」、「美麗的」、「遊行」、「出發」、「散句」（瀑布鳴響）、「晨曦」、「致一種理」等組成，蘇格蘭女高音米恩的獨唱，熱忱、機智且富活力，尚可一聽。接着合唱唱出的莫扎特《歡呼真的聖體》（K618），篇幅雖短，卻充滿蓬勃生機，合唱寧寧幾聲就表達了盛載豐盈的激情和古典之美。就演出效果而言，相比之下，布利頓的《啓示》就有點相形見绌了。曲目的錯配，是音樂會的一大敗筆。



史君良



英國北部交響樂團演奏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奏出歡樂之情 (Alex Telfer攝)